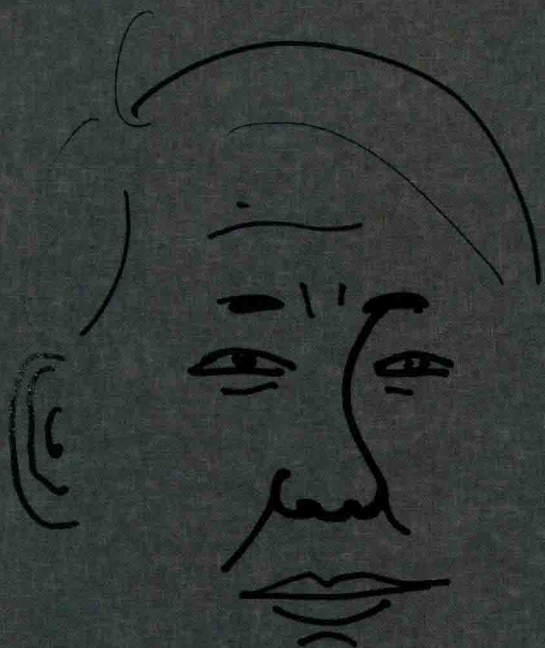


空间感

刘心武
著



刘心武

漓江出版社

空 间感

刘心武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间感 / 刘心武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9.11

ISBN 978-7-5407-8713-4

I. ①空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76357 号

空间感(Kongjiangan)

作者:刘心武

出版人:刘迪才

责任编辑:张玉琴

装帧设计:何 萌

责任监印:陈娅妮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社址: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发行电话: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 真: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邮购热线: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ljcs@163.com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889 mm×1 194 mm 1/32

印张:12.125 字数:270 千字 彩插:7

版次:201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5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关于这本书

书里有几幅水彩画,可以先翻看。它们不是所谓的“插图”,不是摘取文章中的场景加以“再现”。但这七幅图却又实实在在地与书里的文章血肉相连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命,总不免镶嵌在一定的时空中。对时间的敏感,往往大于对空间的敏感。从时间流逝中生发出的喟叹已经很多,但对自身所置身过的空间,有所感悟,而特意从“空间感”的角度诉诸文字,也非常必要。2012年全年,我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开辟了《空间感》的专栏,每期一篇,是纪实性的大散文。这十二篇大散文,构成了这本书的第一辑。我的写作追求,从中篇小说《立体交叉桥》、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、短篇小说《5·19长镜头》等就清晰地表明,不魔幻,非惨烈,而是对现实作精微逼真的描绘,倡宽厚,吁温良。如果以美术史上的例子来譬喻,则“野兽派”“达达主义”等的变形狂放虽新颖别致,却也有“超级现实主义”“照相现实主义”的另种趣味呈现。我的写作,长篇小说《四牌楼》是“真事隐、假语存”的手法,但那前后,我觉得真事何必定隐?开始钟情于纪实文本,但又不甘心于归附所谓的“报告文学”,于是有《私人照相簿》《树与林同在》的产生,文字与真实的照片交融在一起,试

图引出读者深长的思考,这种文本,我让它有小说的特性,即出人物、有情节、设悬念、重细节,比如本书《你在东四第几条?》这篇,当成短篇小说阅读亦可,但里面的所有内容皆为真实存在。

本书第二辑是一组小小说,是为报纸副刊撰写的。有人对我说:“写这样的小东西是成不了文豪的。”诚然。但人写作为什么一定要以成为文豪为目标?生命的意义可以设定得很伟大,也可以设定得很平凡。我曾写过一篇《给平凡以价值》的文章,在我看来,伟大也可能沦为虚妄,而平凡却可能接近高尚。我知道有不少读者没有时间啃大部头书籍,他们会阅读每天到手的报纸,翻翻副刊,浏览短文。这样的短文写好了,也可以拨动读者心弦。作为一个喜好写作的人,我心中一直有自己的读者存在,我知道他们期待着什么,我要在他们面对现实的焦虑中,和他们相濡以沫。我无力成为一座巍峨的灯塔,却可以点燃一支支亮烛。现在将这一支支亮烛排成方阵,奉献给喜我纳我的读者诸君。

本书第三辑收入的是以前未收录在书里的一些随笔。我在2012年年底,推出了《刘心武文存》40卷,把从1958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直至2010年年底的所有尚能记起找到的文字,全汇聚在了一起,意在供各方有兴趣的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那么,《文存》所收下限以后的作品呢?出于敝帚自珍,我决定如有机会,也及时单本或汇聚出版。于是2011年出版了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,2012年出版了《人生有信》,以前已经收录在书里重组出版的不算,再版的也不算,崭新的,2014年前后有漓江出版社推出的《刘心武评点〈金瓶梅〉》、长篇小说《飘窗》,

以及这一本内容与以前所出的所有书完全不重复的集子《空间感》。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漓江出版社对我的厚爱。这次《空间感》再版,我为第二辑、第三辑补充了共计大约6万字的2015年至2018年的新作,使这本书的时代气息,始终保鲜。

于时间敏感,对空间麻木,是一种心智的缺失。愿与读者诸君共勉:在流逝的时间中,能越来越铭心刻骨地回味、体悟那些镶嵌过或正框围住我们生命的空间。



2019年6月 温榆斋中

目 录

一

不言而喻 | 003

宽阔的台阶 | 017

蟾宫明星俱乐部 | 027

雾锁南岸 | 037

祥云飞渡 | 050

初识曼哈顿 | 062

小中河的月亮 | 073

你在东四第几条? | 084

杉板桥无故事 | 099

听得见冰吼的小屋 | 112

莫斯科河的雁影 | 127

世纪初,在巴黎 | 139

二

抱草筐的孩子 | 159

冰 斧 | 162

过家家 | 165

伙食勋章 | 168

斜放的拖鞋 | 171

一道金光 | 174

鸡怕鸽破脸 | 177
包你烦 | 180
柳木菜墩 | 183
鲢鱼借碗盘 | 186
姊妹跷跷板 | 189
小炕笤帚 | 192
高放的药匣 | 195
多一事 | 198
照镜子的保安 | 201
八里长桥一道拱 | 204
雄鸡哥 | 207
病房女 | 211
野马脊 | 214
巴西木开花啦 | 217
叉车叔 | 220
钢琴小梁 | 223
果袋婶 | 227
护食神 | 230
藕合色 | 234
曲径通香处 | 237
山草壮 | 240
崖村驴 | 243
竹排嫂 | 246

三

- 堪堪又是一载的光景 | 251
- 不畏年 | 254
- 在飘窗台上看风景 | 257
- 窗的随想 | 261
- 江流石不转 | 265
- 留下一本书 | 269
- 我的村友三儿 | 273
- 的哥青岭 | 276
- 溱潼湿地野为魂 | 279
- 衣裳已施行看尽 | 282
- 悔未陪师赏海棠 | 286
- 幽窗棋罢指犹凉 | 290
- 让三束光照亮心灵 | 294
- 《红莓与白桦》序 | 297
- 赏唐朝人书法作品 | 299
- 送枝玫瑰给自己 | 302
- 谈《飘窗》及自己的写作历程 | 304
- 远去的风琴声 | 314
- 吹笛不必到天明 | 319
- 共享繁华 | 323
- 六瓣梅 | 328

芍药盈筐满市香 | 331

铁木后传 | 335

叶君健与韩素音 | 338

谈对自己影响至深的
十位中外作家 | 344





不言而喻

——北京饭店

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，他每次来北京，一定下榻北京饭店，他说，那好处是，回到他那国家，人家问起：在北京住哪儿呀？答曰：“北京饭店。”别人就点头，双方就不用再啰唆什么。如果回答是香格里拉、希尔顿、凯宾斯基……对方起码会说：“啊呀，北京也有这些啊。”如果是完全中国名字，则可能引出一番议论：“什么含义呢？在北京什么地方？舒服吗？……”

一句“我住北京饭店”，一切就都不言而喻了：身份、财力、接待规格、享受到的特色、方便度、舒适度……

我八岁跟随父母来到北京。同来的还有小哥和姐姐。大哥和二哥那时都已在外地工作，所以不同行。父亲原来在重庆海关任职，1950年后被新的海关总署调京任用。从重庆乘船先往武汉，再从武汉乘火车来到北京，接待我们的总务处人员把我们带往台基厂海关总署里面，暂时安排在一座小洋楼的地下室里居住。父母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期，随祖父母在北京居住过，对于北京充满感情，重返故地的兴奋溢于言表，但小哥和姐姐却不以为然，他们初到北京，跑出机关大院去转悠一番后，回到地下室当我的

面怪腔怪调地调侃：“北京——好得勒儿！”他们是在背后歪曲性地学舌，来北京之前，父母一再跟子女宣谕北京极好，但是兄姊初来乍到的感受却是“不怎么样”。那时我才八岁，父母兄姊不许我出屋乱跑，我好闷啊！后来有天母亲终于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去一条胡同里访问一家旧识，我才有机会睁大眼睛，观察“好得勒儿”的北京。

出台基厂北口，我见到了东长安街，往东看有个牌楼。母亲絮絮地跟我灌输：因为在东边，单是一个，而不是像猪市大街那边的十字路口有四个牌楼，因此叫作单牌楼，同样的牌楼在这条街尽西边还有一个，所以又分别叫作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，那地名儿又简化为东单和西单，四牌楼呢，也分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，地名则简化为东四和西四……当时我听了完全不往心里去，谁想到四十几年后，母亲播下的种子，竟开花结果，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就以《四牌楼》命名。

我感兴趣的是响着特殊铃声的有轨电车。它在马路当中轨道上运行的身影，令我覺得十分庞大，而且神秘。几年后我才有机会坐上它，而且知道那铃声是驾驶员用脚踩出来的。大约十二岁的时候，因为上学放学总乘固定的一路电车，跟一位司机脸熟了，有回车上比较空，停站后，我鼓足勇气，请求那司机让我踩踩铃阀，那司机竟同意了，当我踩出的铃声震响自己耳膜时，形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一次欢愉高潮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不知那位司机还在世否？一个生命赐予另一个生命欢愉，哪怕是短暂的、琐碎的，也是宇宙间至美至妙的事情！

母亲指着马路对面一座楼，郑重地告诉我：“那是北京饭店。”我望过去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心里浮出兄姊轻薄的语音：“北京——好得勒儿！”因为在重庆，那时市中心已经有为庆祝抗战

胜利建造的“精神堡垒”纪功碑，即一座圆顶的塔形建筑，后来改名叫解放纪念碑，望去觉得非常高大；还有我们路过武汉时，住在江边的武汉海关大楼里，印象里，那座简称“江海关”、顶上有大钟的西洋建筑，也比北京饭店雄伟。

后来海关总署给我们家分配了宿舍，是在东四钱粮胡同的一所颇具规模的四合院里。虽然离开了台基厂，那段初来北京时所留下的空间印象，还是清晰的。特别是，那马路对面，就是王府井，父母带子女逛完王府井，还往往要再走出王府井南口，在北京饭店前面望望，再往东散步，那时候东边的马路分两层，上面高处那条路，曾短暂地叫作过斯大林大街，街上连续有些小洋楼，其中有个小洋楼是家电影院，记得叫作真光电影院，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，那里还在放映美国好莱坞的歌舞影片，记得兄姊就带我看过一部，他们觉得很开心，我却在座位上打起瞌睡；最东边接近东单路口的地方，有个剧场，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，走到那个地方，父母就会指点着说：“兰姑姑就在这里头。”所谓兰姑姑，就是孙维世，她是著名的导演，小名叫小兰，只有少数亲友知道这个称谓，我家与孙家算得世交，故父母有此口吻。但那时我对青艺及其剧目的兴趣，不如对那条马路的下面一层来得浓，因为那矮掉一米多的下层，种有一些有趣的灌木，布置着一些太湖石，在其中捉迷藏，一定十分惬意，我和姐姐也曾尝试在那里面嬉戏，却很快被父母制止了。这上下两条马路再靠南，才是东长安街，穿过马路，东单尽东面原是一片很大的旷地，1948年底和1949年初，曾作为临时飞机场，接走了许多不愿留在北平的人士，其中包括胡适。据说胡适匆忙去登飞机，随身只带了两本书，其中一本就是残缺的甲戌本的脂砚斋评《石头记》。那乃是历史

烟云中的一个细节，谁想到几十年后，其影印本成为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重要资料。1950年的时候，那个临时飞机场已不复存在，上面搭建了许多临时的棚屋，做各种生意，其中就有几家西餐馆，是父亲的最爱。后来那片地方又演变为东单公园。

我长大成人以后，才知道北京饭店里有若干父兄辈铭心刻骨的生命记忆。父亲随祖父初到北京的那十来年，因为祖父是清朝最后一科的举人，到日本留过学，辛亥后在蒙臧院当佾事，薪酬颇丰，住进净土寺胡同一座原来蒙古贵族的旧居——称作“朴园”——里面，从留下的旧照片上看，堪称是个大宅门，父亲在里面随祖父母很过了几年好日子，但是，后来政局动荡，先迁到了什刹海畔，祖母去世，再迁到西西南边的缸瓦市——那时祖父续了弦，又生了几个子女，生活质量就下降不少，到1924年，祖父南下广州，参加革命去了，抛下续妻，更抛下了子女，父亲本来常随祖父到北京饭店应一些名流的饭局，而且因为聪慧勤奋，也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，现在我还保留着他当时一张西服革履的照片，一派富家子弟、未来名医的模样，但南下的祖父虽然给续妻寄生活费，那后母对父亲却十分苛刻，等于是扫地出门，不仅不管缴纳学费置备必要的学习用品，连饭钱也不给，父亲十分狼狈，为了应付生活，常常以代人考试的方式，挣些风险很大的钱，也曾到祖父那些仍留在北京的朋友那里，请求帮助，但人家只不过给点小钱，或仅是把父亲顺便带到前门外的撷英番菜馆，或北京饭店里的法国餐厅，让他在饭局上忝列末座，当他面说些恭维祖父的话罢了；父亲因为实在缴不起协和医科大学的学费，只得退学，为尽快获得一个牢靠的饭碗计，就去报考了海关，被顺利录取，于是娶了母亲，而且很快生下了大哥。

海关的待遇很好。大哥随父母过上了优裕的生活。多年后大

哥跟我说起，小时候，父母曾把他带进北京饭店就餐，还请了几位好朋友，有那父亲的好朋友就问大哥：“长大了干什么？”大哥伶俐地回答：“当医生。”父亲脸上就现出真切的笑容。父亲未能在协和医科大学完成学业，是他一生的痛。因此他始终期盼子女中有人能代他完成这一夙愿。但是后来我们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成人，并没有一个成为医生，虽然父亲为我们后来都能自食其力而欣慰，但竟没有一个成为医生，依然是他心底里的隐痛。

北京饭店和协和医学院离得很近。在京城的那片空间里，有着父亲怎样的希冀与失落啊！

大哥小时候在学校不好好读书，胆子大，净干些让父母担惊受怕的事，比如在海关宿舍两栋离得很近的楼房屋顶上，他找来一块两端刚够压住楼顶的木板，拿根绳子把自己吊在木板上，荡秋千，那木板在他快乐的荡悠中，不住地跳动着，眼看一端就要滑下屋顶，他却浑然不觉。母亲发现，几乎晕倒，邻居们帮助制止，父亲下班回来听说，再加上学业荒疏，训斥他他还梗脖子，气得将他抓过去打屁股。大哥在学校里常常“抱打不平”，惹出事端，学校碍于父亲海关有职务，不好公开出布告将大哥开除，就通知父亲，将他“默退”。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，有次大哥在吃饭时，父亲训斥他，他顶撞，父亲气愤中把一碗面抛到地上，大声吼：“你给我滚！”大哥立刻站起来，晃晃肩膀，冲出门去，母亲追出去，大声呼唤，哪里唤得回来，父亲也以为他过几天会自己回来，却从此不知踪影。过了半年多，有天母亲忽然高兴得流泪，原来大哥给家里写来了信，说他在北京，为美国调停国共两党军事活动的派出机构工作，他会一点英文，派上了用场，父亲下班回家，母亲柔和地报告了大哥的来信，父亲没有再生大哥